

野
客
叢
書

宋
王
楙
撰

第
五
冊

進
步
書
局
校
印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宋 長洲王楙著

鸞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蜚覽翔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皇上瑞之物豈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哀周非其時而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慮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邪竊恐非鳳如皇者耳黃霸所指鴝雀之類者也此鸞鳳萬舉史家大其說耳且鳳所以異者為其罕見且難得故爾今其數出至於萬數與燕雀何異安足貴邪

劉穆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鵠則學奕不就此理之必然者史載劉穆之甚異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遠近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贍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

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富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

夏商鑄錢

世言錢起於周太公九府圉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帛為用夏殷以來其詳靡記漢鹽鐵論亦曰夏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錢僕觀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斂以入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謙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王褒碑

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則簡不為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陸氏碑乃曰處衆撝謙居簡行敬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數目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臯相馬指其大畧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支款蓋擁高簷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栢

行。黛色參天二十尺。二十尺二百丈也。所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柏。此如晉人栽莪如十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十丈松之理。僕觀諸雜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續釋常談

續釋常談引中朝故事。以證蚊幘之說。僕觀南史宋武妃碧綃蚊幘。幘音疇。禪帳也。正蚊幘之義。元稹有舊蚊幘詩。蚊幘事見齊威公續釋常談引談數。高祖謂不請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儀載刁協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之。奏事。此猶末也。又前而西漢高帝謂柏直是口尚乳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為證也。

齊己詩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為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然齊己柳詩印穠低似中陶潛酒。輒極如傷宋玉。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僕謂中酒之中。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己祖此。

不用南人為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為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觀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為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古人對偶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為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擇道安。乃知此體不待沈約而後能也。僕謂晉魏以前對偶之語。不為無之。然出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強組合以為工也。孔融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氣質為如何。毛詩不必問。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肱良。便已親的。

詩人斷句入他意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直不類矣。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

仙詩也。如書醜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二蟲詩。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人無識。詞曰。獨上危樓情悄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門雪詩曰。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歡闋入雪消。雪聲激烈悲枯朽。悲歡不同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晉惟尉用一印

晉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除任則重鑄。非若今之官府專用一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熙末。建言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仰補天府。非惟無益。觀此。知晉世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賈趙二后

晉愍懷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甚悉。微而婢妾應答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放前漢趙后傳作。趙后使人毒殺曹宮。而司隸解光所奏。千有餘言。具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獄詞。事理灼然。使人讀之。百世之下。猶為之憤慨。況當時乎。

諡文與正

本朝單諡文者惟楊大年王荊公二三人而已。單諡正者無之。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複諡文正則有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諡文者十九人。單諡貞者四十人。如閻立本輩亦曰貞。是何正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諡未免過許。

卜式何預學校

舒元與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為之顛覆。嬴室之自絕於天下。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兒寬卜式之徒。競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僕觀卜式。樸魯不學。但能為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無所預。而元與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公孫弘董仲舒兒寬質直汲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論。元與何謬於去取乎。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曰。叢叢洗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曰。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唐禁中用紅手巾。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內監。自寫金花紅膀子。前頭先進鳳凰衫。知聖節內人通寫金花膀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來勤政樓。每年三日作千秋。又知當時以三日為千秋節。可見其盛。按會要千秋節

咸令宴樂。休假三日。

利益後嗣

晉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其難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詞甚切。想禹難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將誅元愉。妾李氏羣臣無敢言者。敕崔光為語。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幾至剗胎。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天失。乞舒李獄。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為念。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回。然一聞是語。甚為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溥。又思世有不為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刻為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

觀晉索琳傳不能無疑。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多？琳對以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耶？僕觀此說以謂武帝固應如是，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為飾，炳然載諸史冊，以薄送終。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敕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際，羸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倉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紜如此。

古者以右丞相為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為右相，以仲虺為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為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為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為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睿為左丞相，以王保為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為上，其來久矣。馴至於今日，僕觀國家班次，與夫鄉黨齒序之類，無以左為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為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概論也。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元二之災

容齋隨筆曰：鄧騭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民饑荒。注：即元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壈，人民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僕觀陳忠傳曰：自

帝即位以後頗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為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蓋信所謂元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任於永初中。則所謂元二之時。正與鄧隲之時甚合。蓋知隨筆所考。為有驗矣。

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羸葬。此正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椁之意同。邾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羸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廡題漆。中者梓棺槨槨。貧者畫帛衣袍。繒囊緹囊。又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感之心。而厚葬重敬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發屋賣業。又曰。無而為有。貧而彊誇。送死殫家。遣嫁滿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為禮。梓者東園祕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殫家。遣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尚儉。況窳窳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俗錦囊葬經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即為元龜然能知水之為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非素定況生死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可以預計景純對王處仲謂今日必死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已而果然是景純自度不能以人術勝天理也如此孰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脩德

掖庭收養曾孫

隨筆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及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因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叛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僕謂不然武帝既知太子無辜而為重戮其害已者大用其愛已者矣正宜雪其冤而封其後可也何至反以

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孫乎。按人情似無此理。蓋武帝自太子死後已屬意於鈞弋之子矣。鈞弋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彼皇曾孫襁褓小兒固知其無足慮者。然其外氏如衛如許徒黨猶熾蓋恐因此追悔之後。滄拂其孫適以起紛紛之變。帝明知其無辜故特寬而不問。但令掖庭收養而已。一面自謀立鈞弋之子。此武帝繩墨自出於胸中。絲毫之機不露如此。非剛決孰能爾哉。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史記載此則曰。嘗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十七字。班史三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班史無孝景字。史記

凡三用之

史文因誤

漢書甯成傳曰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溼師古謂東溼言其急之甚也濕物則易和史記則曰如東濕薪李廣傳曰諸妄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張晏謂妄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田蚡傳曰甯嬰為大將軍蚡為諸曹郎未嘗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史記則曰跪起如子姪觀史記之文殊不費分解雖子姓之語出於禮記子姪二字亦近人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終

宋 長洲王楙著

隸釋

洪氏集漢人碑刻為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邨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為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為行李。不為無據。然釋以行里。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即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有損偏旁者。增偏旁者。如書英為瑛。瑛損偏旁者。如書繼為繼。之例是也。增玉為瑛。瑛損系為醫。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為里。而為耐乎。又鄭固碑有逯遁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逯巡遁逃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逯循固讓之文爾。逯遁即逯巡之義。合讀為逯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逯巡遁逃。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為逯。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敘傳曰。不疑逯遁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逯循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逯遁有恥。師古注。遁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蹇然逯遁。又仲秋下旬碑曰。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背余孀儷。孤嗣單。

梵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者知其當貢選也。背介嬭儷孤嗣單覺者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即陰陽家五星三命之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訢碑亦云。經說三命。君獲其央。孫根碑云。羸縮有命。不可增損。即此意也。洪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容齋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荆公人有片善。稱贊不已。歐公製作竄改無餘。二公好善。動皆若此。豈有吾文未盡。而反諱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輕重貴於適中。假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嘗為江南一貴人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文竟。其人不滿。再丐潤色。韓書一絕。卻之。知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二公政自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深知二公者也。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

為工僕謂此八字已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又為祖豫州墓志曰：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又任孝恭表曰：深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書腦日逐髓月支，即揚子雲腦幕沙髓，余吾意。宋武帝詔亦曰：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錄尚書事

漢置錄尚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蔽，按書本意，麓即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釋者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其鑿甚矣。是習聞當時之說，爾領尚書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如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為錄尚書事。以趙壹等為之。章帝蓋專其一時之權，以一字易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之，猶古者冢宰總己之義。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釁，往往由此吁可歎也。今州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承此名。

烏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有老鴟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

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德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鮑昭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漢人用積薪字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趨火燥者先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董之言祖此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此語出於文子黯蓋引而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字從本音也僕謂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子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長安浩穰

張敞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為京兆表曰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懼合首無疆之祝穰字作平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烏鬼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嬾真子以為猪蔡寬夫以為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

為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細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為鸕鷀四說不同惟冷齊之說為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繒白蠻則婦人衣白繒又以驗冷齊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鬼知其為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即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為烏鴉之烏

唐言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御史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服金印者隋唐有隨身魚而青紫為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謬也僕謂唐人言金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碑亦曰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厚集陽道州碣曰皇帝以銀印赤紱即貶所起陽公柳公墓表曰遷大理評事加朱裳銀印張燕公集郭

知蓮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蓋以當時服色言之非真所謂漢印綬者。

唐袍服用花綬

唐人袍服用花綬。僕觀白樂天謝裴常侍贈鵲銜瑞草緋袍魚袋詩曰魚綬白金隨步躍。鵲銜紅綬繞腰飛。弟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綬袍鴈趁行。注緋多以鴈銜瑞莎為之。喜劉蘇州賜金紫詩曰魚佩葢鱗光照地。鵲銜瑞草勢冲天。方鎮詩曰通犀排帶騰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宗詔項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鴈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鴈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收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草也。唐志亦詳。

孟嘗非諡

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諡為靖郭君。文卒諡為孟嘗君。僕謂苟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未為靖郭孟嘗君。死後乃稱耳。嬰不必考也。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謂之諡乎。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僕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舫。子美詩已具。浮天舫。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半夜鐘

歐公云。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鐘。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鐘為證。或者以為無常鐘。僕觀唐詩言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卧嘗聞半夜鐘。陳羽詩曰。隔水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為華嚴寺作。正在吳中。益可驗吳中半夜鐘為信然。又觀江南野錄。載李昇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鐘。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月詩云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錄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鐘為異。僕謂

非也。所謂半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又人定鐘事，見唐柳公綽傳。

宣帝之致良吏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僕謂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宣帝致此者，於久任勸勵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使之不能動搖，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間而無恐懼不安之態，是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觀王嘉嘗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因王嘉言，孰從而知之。

丹陽有數處

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阜。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

郡始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烏。於是建康守為丹陽。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為丹陽郡。而以曲阿為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誤矣。

劉夢得烏衣巷詩

劉禹錫金陵五詠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撫遺小說載六朝事迹云。金陵人王榭航海入烏衣國事。因目榭所居為烏衣巷。劉詩指此。僕謂劉詩之意。蓋指江左王謝二家。非言王榭也。蓋謂江左王謝二家為當時名閥。多居此巷。世代更改。舊時王謝故宅。今為丘墟。非復舊觀。經過是處。為之感傷。所以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此感傷烏衣巷之意。儻若言航海王榭。何必言尋常百姓家。審此則劉詩之意明矣。僕考丹陽記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非燕子國烏衣之謂。蓋王謝與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者往往誤焉。烏戌張仲均家有

陳唯室親染此詩。謝字從言。蓋此也。後觀吳曾漫錄藝苑雜錄所說時與僕合。但謂烏衣營者。取軍兵所衣衣服得之。未知是否。

釋乳母之過

史遺載韓晉公為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之。顧況為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卧。即要乳母。今為侯伯。乳母馬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僕謂顧況。蓋用郭舍人之術。漢武帝乳母冢橫暴。有司請徙乳母冢於邊。奏可。乳母先見郭舍人。為泣下。舍人曰。第行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無徙乳母。罰譖之者。此事見史記滑稽傳。

五松事

緬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唐陸贄松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為得之。僕謂黃朝英稽考未至。取非李白之徒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為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

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

盤谷序

歐公跋蓋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泐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顯未為當時所宗故但云知名士當時送愿者不少獨刻此序蓋其文已重僕家有魯直所校石本與今刊本差異隱者之所盤無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友字道古今以譽盛德非而字利澤施于人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處污穢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過知於主用力於當世之為也無上字與所字盤之土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而湘非可濯可沿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高從所跋曰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韜光而自晦寄跡人世游心太清樂仁智於動靜之間信古今一人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徠披其文稽其節是用命工勒石於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未歲建丑

月渤海高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令姓崔名決而此謂姓崔名徠必有一字之誤觀前漢外戚傳洿穢不脩非羞字

宮殿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其別名皆曰堂是也故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宮甘泉殿蕭何傳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宮疑皆起於此時僕觀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鑣宮周有蒿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化人宮神異經有天淫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奉劍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也優孟入殿門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往人舜宮霍光第中鴉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

報羅二說

一雜說謂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撫言又謂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說不同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終

宋 長洲王楙著

姓名同者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深考。或者往往疑為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即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想不止此。僕因觀史傳。聞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禹有四人。其他如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揚雄。龔遂之徒。亦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宇文貴。前漢自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為將。有兩裴奘。俱尚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謂凡有三王喬。以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人姓名。豈能括盡。亦不過隨所見言之耳。崇文總目。謂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字相同錄二卷。闕考。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為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

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為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深，亦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耶？又約諡隱侯，為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地祠碑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為允。又詩詞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語，詞蓋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卻有沈瘦二字。

江革忠孝

蒙求江革忠孝。王覽友弟。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為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

萬斤與陳平問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訢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金董卓郿陽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琅琊王佑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退之淮西碑

唐史與三說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為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中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功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殺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為李愬前驅一

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狀者再三。吏執之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更為之。二說皆謂因老卒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鼈戴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諷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闕老卒推仆碑石。乃為當時之人。讒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說不同。並著於此。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略於此。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曰一朝不朝。其間受乃。曰當出不出。間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一人左朝。百人一帶。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白頭如新。頌蓋如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曰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曰生男如狼。惟恐其虺。生女如鼠。惟恐

其處曰毅弩射而薄命先死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穿之說知此語久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曰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涯為僕射當時御史中丞宇文鼎恥為之屈奏僕射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李固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為故事然人情難安豈可不改帝不能決竟用舊儀武宗時陳夷行為左僕射乃奏僕射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下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先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傷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有司約三公上儀著令詔可至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階下而僕射巍然坐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初未嘗有是禮自明皇尊崇張說乃始習為故事初非舊典說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說引聖歷間李日及豆盧欽望同日拜相用此儀其言如此初無據也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聞之矣。漢世朝臣見三公禮。班史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見三公禮。並拜。至丞郎見八坐。皆持版揖。事見漢儀及漢舊儀。是以衛青為大將軍。或謂汲黯。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陳蕃為光祿勳。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版入閣。至坐。蕃下奪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者。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絕席。如此之異。至入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畧。沈約宋書亦嘗引以為言。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榮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畧也。僕觀白樂天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為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入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衡。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

兵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罷相為檢校尚書興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尚書。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佺禮部郎中。呂溫代鄭相公謝戰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勳十二。乃號柱國。

省中畫壁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壁畫古烈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烈士。唐翰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祕閣廊壁薛稷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蕪入迴廊。疊薛侵。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宏大歷二年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鏗詩圖。北壁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應劭謂畫堂畫元子母。疑有所據。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初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

輩為文必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辨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甚詳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感足下，重言尉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令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為安致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為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慙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友善，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愧孫之

譏樂天雜感詩曰呂安凡不道都市殺嵇康

應璩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畧世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以槩其心哉僕讀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慳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璩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為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為詩百餘篇以諷爽採以習俗之言傅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違法璩為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祖魏文善指

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畧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姑撫其畧如曰
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十生二毛三十為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
年三十二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吾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十七行年三十九四
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鸞哀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年如
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十三面瘡頭斑四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顏江
城四十六四十六時三月盡鬢髮蒼蒼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身老只
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江城守白髮平頭五十八長慶二年五十一
五旬已過不為夭前歲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
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思兒戲五十九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三
年末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為三品五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德欲年
六十始歸來天明平頭六十八六十衰翁兒如悲不準擬身年六十六旬猶健天

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
二三八六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我今欠五歲無喜無
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十八哀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八
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孫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七
十一七十三人難再到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布七十四年身壽及七十
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薨自三十至七十五往往必見於詩又有去時十二三之
句及數行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十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年十七時作少年已
多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二十君三十又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白公年
十八時謂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彊壽考至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祿既有姬
侍不能無耗蝕氣血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養壽一端
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終天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寬適有以驗其
壽云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周亞夫而忍為之何哉竊嘗原其說亞夫

屯細柳。天子勞軍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以軍禮見。謂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氣。鞅鞅非少。主臣見於詞色之間。以是殞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說不然。景帝忘刻少恩。賴濱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非特一亞夫而已。釋之以劾奏之恨。斥死鄧通。以吮癰之怒。餓死鼂錯。為國遠慮而誅死。此猶末也。臨江王榮。以母失愛。使酷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爭道。提博局殺之。梁王縱之驕。復致於憂死。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肆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哉。且天子勞軍細柳。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正亞夫好處。所以見治軍嚴整如此。豈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禮敬。勞軍而去。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上棘門為兒戲。其意可見。異時以緩急真可將兵屬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即位。隨用以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使為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向患乎不精。敵向患乎不克。然則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殺臣下不以為怪。雖如亞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夫有以致之耶。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哉。

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
箏賦。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阮瑀此意
又出於王褒洞簫賦。褒曰。彭濞沆瀣。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終

宋 長洲王楙著

封贈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也。此例極多。

二史贊論

前漢董仲舒贊曰。劉向稱董仲舒。雖伊呂何以加。至向子歆。以為伊呂聖人之偶。仲舒未及乎游夏。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班固引其三代評論如此。後漢皇甫嵩論曰。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高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盧植。范曄引其三代傳聞如此。范之較班。頗覺辭費。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太白詩總為浮雲能蔽
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僕觀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曹植詩曰
悲風動地起浮雲翳日光傅玄詩曰飛塵汚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策傳曰日月
之明蔽於浮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此皆祖離騷雲容容而在下杳
冥冥兮羌晝晦之意注雲氣冥冥使晝日昏暗論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
浮雲蔽晦分使日月乎無光又曰何汜濫之浮雲兮蔽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
蒙蒙而蔽之皆指讒邪害忠良之意符堅時趙整歌亦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
雲蔽白日

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杜老夔府詩前云滿坐涕潺湲
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一句東坡中隱堂五詩為四
韻亦有坡伏蠶崖伏龜之語近於意重僕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
但晚輩規倣前作不可用此為格此魯男子所謂柶下惠則可吾則不可豈失於檢

點哉

名與本傳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曰鄧艾。疑古人艾又字通用。如石經又用三德為艾，用三德也。後漢謂虞詡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寔字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枻，史記與漢碑皆曰申黨。唐涼國公主傳謂字華莊，碑謂花妝。史記始皇紀丞相隗林，觀鐵秤權銘則曰隗狀，非林也。有得漢周惡夫印，或疑惡非亞字。劉原父謂亞惡二字，古者通用。案史記盧縮孫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侯，是矣。海陸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為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湖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道士鵝羣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為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

士鶴犀不知穀何以知其為道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鶴犀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退之注論語

聞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宰我晝寢作畫，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僕考李漢序退之集曰：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縉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充家有是本。王公存刊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翱指摘大義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解多改本。近於鑿。僕又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曰：愈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豈用意於鑿乎。

三隻百餘歲

楸髻戲時侍叔父問路旁三隻之說。謂出於近時小說。因閱類要見應璩一詩。正有

是語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鉏耒莠住車間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中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乃知此古語爾

呼物之音

世為戲語嘲姓奚者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鷓鴣鷓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耶此語已見於古今呼夫為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湖日蕩船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船明以落為蕩以余觀之落字為佳僕謂竹坡未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為精明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繫圃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別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窗雨謂筆架為窗雨所沾耳開元遺事載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沾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又老妻畫紙為碁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為局削木為碁又無行亂眼多見庾信鶴詩雪光偏亂眼

太公之年

懶真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僕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淮南子曰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尚父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正文蓋嘗求之諸說互有不同雜師謀注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羨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也左傳稱呂伋為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

既得太公相知之深。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娶其女。此尤汗漫。難以稽考。

唐人一詩見兩處

唐人一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病轉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既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賃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此一詩。既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賞。無秋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為也。

郡守左符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留郡庫。每郡守之官。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以此為信。自周顯德間廢。而此制不可復。唐之魚符。即古者銅虎符之意也。按古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非謂留郡庫也。謂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以防其偽。其或遣使調發於郡國。則請內庫之右符。以合郡國之左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卧內。竊虎符。以召晉鄙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大畧如此。然觀唐志。謂符實郎掌國之符節。藏其左。而班其右。環濟要畧。銅虎符。竹使符。中分留其左半。以右半

付之則知古之符藏其右而班其左後之符藏其左而班其右此為不同今刑統出左符以合右符是亦左者在內右者在外也說者謂請內庫之左符以合郡國之右符耳

禍福不相遠

漢高祖與盧縮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縮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死濬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為相及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諒闇登遐

吳曾漫錄曰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雖人臣亦可以言諒闇也僕謂人臣而稱諒闇不特孫綽也晉人如山濤居母喪詔曰山太常居諒闇情在難奪蓋當時未甚避忌故爾又如登遐二字

晉人臣下亦多稱之。如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孫楚除婦服詩曰：神爽登遐，忽一周。又諫王驃騎曰：奄忽登遐，自此稱登遐者不少。亦當時未避忌爾。然不可謂臣下亦可稱也。案闇字，何休讀為音，鄭氏讀為諧。白樂天詩曰：商宗諒闇中，讀為暗。

事有定數

灌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為己瑞。樛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樛里子至漢高帝造二宮之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井之開，塞二宮之建，其先定已如此。况他事乎？要知萬事皆有定數。世徒知一井開於孫權而不知已定於三百年之初，世徒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樛里子已定於百年之始矣。蓋戰國之士多深於數，所以能知未來之事。至漢猶然。

禽經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僕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

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為。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鷄以嗔視。鴨以怒睨。雀以猜懼。燕以狂盱。鶯以喜轉。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泉以凶呌。鴟以愁嘯。鵝飛則蜮沉。鷓鳴則蚓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自僕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鷓鷯以晴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蚤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僕考古今羣書類目。並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古今之學

范曄後漢論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顏氏家訓曰。古之學者為己。輔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

為人行道以濟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進也。二說不同。皆非吾夫子之意。

慨慷等語

漢臯詩話曰。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類。方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亦難放效。僕謂慨慷二字。退之東野亦有所祖。非二公自為也。然慷字多作平聲用。觀曹孟德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第一章協歌何多。第二章協慷忘康。退之東野輩蓋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後名人如左太冲張文昌王昌齡岑參等皆用此語。僕不暇縷舉。如岑參詩廿五韻。並於平聲方字韻押其一聯。有曰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是皆有慨慷之語。古人顛倒用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悽慘作慘悽。琴瑟作瑟琴。參商作商參。皆隨韻而協之耳。又如曹子建袁陽源等皆以西字與先字協。則漢趙壹蓋嘗如是。潘安仁等以負荷之荷作平聲協。則班超贊固已然矣。班超贊又出於楚辭。蔡寬夫詩話謂此體至魏晉猶在。僕謂不但魏晉六朝尚然。如王韶之詩是也。類而推之。何可勝數。又如綢繆二字。張敞則曰內飾則結繆。綢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世言心堅石也。穿案真語。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故魯直觀伯時畫馬詩曰。木穿石盤未渠透。即此也。又言覆水難收。案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去。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光武詔亦嘗引此。

盧氏四世

唐盧懷謹。清素有守。為時名相。懷謹少子弈。死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弈子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操不同如此。君子惜弈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累。士大夫有病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飭。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深予。此周王命蔡仲。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盡死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

唐書用媒蝠字

或者議宋景文公修唐書。用媒蝠二字。司馬遷用媒孽二字。僕觀曹氏藉田論曰。封

人有以輕鑿脩鈎去樹之蠋者。曰：不識天下亦有蠋乎？曰：三苗共工，非堯之蠋，與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蠋乎？宋公之意，本此。

野容叢書卷第二十八終

宋 長洲王楙著

後宮嬪御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如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九。如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十五夕而徧。自望後反之。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三十日再徧。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當一夕。半月之間百二十人俱徧。後半月復然。周而復始。其說如此。不知其果然乎。今貴公子多畜姬媵。倚重於區區之藥石。伐真氣而助彊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如韓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粉白黛綠喪身殞命。何可勝

數前覆後繼曾不知悟射工狐狸工於迷人正自不能不爾嗚呼安得廣成子之術告之哉

檄楚相文

張儀相秦為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以五句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霸等數語同

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石頭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之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即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為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之水中吳曾漫錄謂傳言去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非豫章也然而豫章有投書者後人意之耳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即左思所謂戎車次於石城者也在竟陵者即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為莫愁事用無乃誤乎有兩西塞一在雪川一在武昌案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

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蒼雪間。又志和詞中。有雲谿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雪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五言詩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攷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五言徹章。此正明為五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穎先生所彙觀瀾集。收枚乘詩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耳。

鷗冠子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死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為長沙傅賦。鷗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

朝惟賈誼穎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鷓冠子案袁淑真隱傳鷓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鷓為冠號鷓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諤事之顯於趙劉向亦載其事前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物使之然皆出於是韓退之獨非其書以為好事者偽為是本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之有取於此也晚進小生不敢妄據此書書此以俟識者

武王鏡銘

唐太宗曰朕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案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於此乎

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有所

袖魯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為法也。僕嘗有一詞為張儀真壽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嫵眉京兆眷方滋。富貴莫推辭。門兩戰。卻棹一綸絲。萼菜秋風鱸膾美。桃花春水鰕魚肥。笑傲雲溪湄。

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摧折非所恡。但令入玉盤。梁簡文朱櫻詩。已麗金釵。瓜兼美玉盤。橘故子美詩。竹裏行厨洗玉盤。僕謂前後賦果蔬。用玉盤字。何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楊梅頌云。為我羽翼。委君玉盤。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栝盛白酒。梁簡文橘詩。無假存雕飾。玉盤予自嘗。徐橘橘詩。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王維櫻桃詩。中使頻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可縷舉。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錄曰。杜詩有洗兵馬。末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霧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興。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僕觀梁簡文詩。

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裴行儉碑曰。洗兵諾真之水。刷馬艸心之山。此皆有洗兵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張說詩。貫索挽河流。

一頓

漫錄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僕謂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言人也。宋明帝。王忱嗜酒。時以大飲為上頓。是言飲也。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說以證一頓二字出處。不知二字已見前漢書矣。

陳平祖人故智

陳平祖人故智。如說漢王曰。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疑其心。破楚必矣。此意出於尉繚子。尉繚子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羣臣。以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即諸侯可盡矣。又如當諸呂用事之時。日飲醇酒。戲婦人。此意出於信陵君。信陵君自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之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平之二策。無乃祖此乎。石林謂飲醇酒。戲婦人。以遠世故。蓋自陳平以來。用此策。失記信陵君之事耳。

俗語有所自

吳曾漫錄曰。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橄欖為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斥受雇者為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謂人曰。邢家小兒。為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近龔養正作續釋常談二十卷。僕病其未廣。更欲續之。未果。姑疏大畧於茲。樓羅見南史。喋門見晉書。主故見東漢人。力見北史。承受見後漢。證左見前漢。相僕見吳書。直日見禮記注。門客見南北史。察子見唐書。駟僮見前漢。求食見左傳。措大見唐書。高手醫見晉書。小家子。無狀子。見前漢。浮浪人。見隋書。茶博士。見語林。酒家兒。見樂布傳。厨下兒。見吳書。家常使令。見衛子夫傳。快活三郎。見開元傳。信錄掉書袋。見南唐書。同年友。見劉禹錫集注。齋觀錢。年月日子。入粗入細。看人眉睫。見南北史。近市無償。見曾子。巧詐寧拙。誠見說苑。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詩。賣漿值天涼。見姜子牙語。近朱赤。近墨黑。見傅玄。太子箴。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來。見顏氏家訓。生為人所咀嚼。死為人所懼快。見左雄語。舉頭三尺有神。見徐鉉語。龍生龍。鳳生鳳。見丹霞語。對牛彈琴。作死馬醫。冷灰豆爆。皆見禪錄。似此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

眠安知被無邊而盧仝詩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窳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趙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謂讓一寸饒一尺則曹氏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吃飯而曹氏令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又如謂一雞死一雞鳴此語亦有自也觀前漢鄧都傳曰亡一姬復一姬疑是此意諺一姬為一雞耳

白鷗波浩蕩

漫錄曰東坡謂杜詩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波乃沒字謂出沒於浩蕩間耳漫錄謂予觀鮑昭詩有翻浪揚白鷗李頎詩有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邪僕謂善為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浪不盡之意且滄浪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沒邪改此一字反覺意局更與識者參之或者又引鷗好沒為證僕案禽經鳧好沒鷗好浮

東坡賞花詩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憚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

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已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于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閒。是也。

棠陰蠻榼

頌人患愛用棠陰事。本台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梁簡文詩。棠陰君詎鄰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今人類知棠陰為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白樂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楊柳小蠻腰。即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名耳。

功參微管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

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啟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不磷不緇

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人以磷字為平聲，如摯虞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爾。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晒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又如君子道長，稱物平施，長字施字，並合作去聲，讀而傅咸韓退之詩：「梁氏詒，並作平聲，用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而傅咸高祖贊作平聲，協。此類難一二記。

續釋常談

龔養正著續釋常談，僕恨其搜羅未至，推究未廣。蓋嘗以耳目所及，拾其遺者，疏大略於前矣。所謂推究未廣者，亦匪一端。姑摘其顯然者言之。如家貧親老，則引新序

問丘印之語不知子路曾子蓋嘗有是言如痛入骨髓則引吳王濞鄒陽之語不知越句踐晉文公夫人樊於期韓信亦有是語如親家公則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北史淚闌干則引談藪魏元景不知已見於吳越春秋人倫鑒則引南史不知已見於後漢書所謂驕子所謂太公所謂博徒並引後漢書不知皆見於史記所謂姑夫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禮記所謂妙夫引元氏集不知已見於三國志所謂市買引魏略不知已見於田蚡傳所謂待罪引韓延壽康衡不知已見於季布所謂一通引獨斷不知已見於仲長統所謂某甲引三國志不知已見於左傳注所謂郎君引世說不知已見於後漢書焦仲卿詞此類不一雖然天下之書豈能徧睹持尺寸之綆而欲窮萬丈之泉多笑其不知量也

養鷹化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以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權翼拾其說指慕容垂謂苻堅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颺去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范雲拾其說謂江祐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今將軍化為鳳凰

唐哭

漫錄曰律有唐哭之罪。按馬融長笛賦。再遯碣哭。注徒郎切。以唐為碣。李白赤壁歌。鯨鯢唐哭留餘跡。劉禹錫鏡詩。瓦礫來唐哭。此唐哭字。魏曹子建牛鬪詩。行彼土山頭。欵起相搪哭。見太平廣記。僕謂碣搪唐三字不同。皆一意爾。東漢陳羣曰。燕菁唐哭人。夢在諸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詩用搪哭字。則魏志子建謂韓宣豈應唐哭列侯。又用此唐字矣。晉人無鹽唐哭西施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見於唐人劉季二公而已。漢碑有乘虛唐哭之語。孔融傳有唐哭宮掖。

青谿一曲製一弄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有五曲。一曲製一弄。有游仙曲。綠水曲。馬融甚異之。文類俗說曰。郁僧施青谿中泛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益壽見其詩而嘆曰。青谿之曲復何盡。

前輩與叔手帖

漫錄曰。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云云。此外希順變不備。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嫂。僕家有富鄭公一帖。正與晏元獻一同。前後皆云。躬再拜。幾叔。

幾婚乃知前輩以再拜二字施於尊長不肯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已為輕已雖平交亦不敢況兄與林乎

集靈宮

漫錄曰文忠公集古錄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西嶽華山碑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帝所立欲以懷集仙者僕觀三輔黃圖有集靈宮集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惟見華山碑漫錄引桓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終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古本漢書

宋 長洲王楙著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西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五景十三五武五五宣元六五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之中者乃後本爾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即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為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淮餓隸布實黥徒越亦拘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騰化為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淮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

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

猫鬼

南北朝多事蠱毒，有所謂猫鬼者。觀隋獨孤隨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者鬼也。其猫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甚乃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猫鬼為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猫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為鬼，蟻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猫鬼如此。

邊韶晝眠

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書載邊韶晝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而應之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此雖一時戲語，以僕觀之，韶之為人，計每每好睡，故弟子

有此嘲非為其一時假寐而為是言也。觀韶為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觀此有以驗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貪。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貪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望實不著。而處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毀譽。亦有屈於名實者。唐史載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考其時。正文宗即位之初。太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懦。然踐祚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受王播所獻。與之為相。蓋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即位。適除為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毀譽之際。可不察乎。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茸為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而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墮角。而應陰。麋以冬至

隕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為體，麋肉寒以陰為體。以陽為體者以陰為末，以陰為體者以陽為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埤雅曰：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麋鹿自生至兼，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莫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頭為諸陽之會，與諸處血不同。今人刺麋鹿血以代茸者，謂茸亦血，此又謬也。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為言。而平帝納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百萬。莽深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成帝納梁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金二萬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絕如此。

畫龍

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

成此誤以為畫龍。僕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後周書引
岸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錢

龐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
錢四百五十六文。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寧中發地
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
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龐
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史思明鑄。僕謂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
考邪。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顏體。輪郭甚古。後為好事者取去。今此
二錢人家往往有之。

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唯聖人乎。梁書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
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視今易。皆去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謂知得失存

亡而不失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愚人。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如論語天何言哉。禹吾無間然之意。

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即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為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健兒跋扈

漫錄曰。今以軍為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為證。非也。按世說。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劫鈔。東晉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戰死。吳漢表為置祠。為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多。不可引東晉為證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二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扈兮。拜泥狂以恣。

雖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之前馮衍志賦亦曰始皇跋扈兮云云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西鄉而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不知廣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繆公獲百里奚歸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何足以問越王云云范蠡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繆公與語三日大說

八珍

今俗言八珍之味有猩猩脣鯉魚尾與夫熊掌之類觀李賀曲曰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其說舊矣又觀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紂作象箸必為玉栝玉栝必盛熊蹯豹胎晉靈公食熊蹯而不熟

角里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呼為閣里則發笑僕考之祿亦角也魯直詩曰阿童三

尺筮御此老。穀斛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雖讀為祿。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傳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亦以角為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羣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黃鍾為角。音祿。又如字。資暇錄謂孔氏祕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為祿里。謂詩角里為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為祿。資暇錄所謂孔氏祕記者。孔氏即孔安國。其祕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犬子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既長。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所謂犬子者。即小名耳。然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自東漢方著。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既長。向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猶有此意。其理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劍而名犬子也。觀者不可以上文感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或者又作續侍兒錄。謂搜羅盡矣。觀諸書。知尚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也。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得八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錄也。可為五卷。愧未甚廣。唐

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錄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跋奚奴文僕謂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作百官本草賈志忠作御史本草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以比類當時之士如曰麝本多忌比庾炳之苓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溼比沈演之東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丹松蘇合比慧琳沈實寡和以自比况所不同者此以人彼以官耳

以點心為小食

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自唐已有此語鄭僖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總怨行詩曰團扇篋中藏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情按羊侃有舞人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見外傳漫錄何舍此舉彼耶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叙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傅玄四箱樂歌曰上教如風下應如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鳧而沈約詩曰盈尺書綢繆欲寄東飛鳧

五總龜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千年五髯問無不知也而顏真卿所撰踐猷墓碑曰顏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熟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又今稱一齡為一年如揚子童烏九齡孫綽越在九齡皆以九齡為九歲不知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為九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狢猯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為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為布也

足寒傷心

龔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諺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畧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為言不但僉載也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劉琨盧諶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諶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諶詩有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諶所答按琨集中有諶答曰誰言日向暮桑榆猶啟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諶謹牋詣司空并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諶書與詩云云今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鍾嶸詩品曰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深考唐藝文志劉琨集十卷僕家藏正本十卷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終

野老紀聞

宋長洲王楙著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紀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梗槩於此。

林文節作啟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扶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五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艸艸。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懃。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峯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

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擢甲誓師。出抗而死。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錢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啟。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華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蔡元長作間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為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為。命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為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和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胥之召。意

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勸勤授皇圖於元子
微臣攝直適視草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
是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杲云
是說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史義似未安
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為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糧皆負之曰
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
無辜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
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
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卻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遣中使撫問
青聞中使來即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蔡京為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

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痠。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聞。曹壩可。卻真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友。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細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恕。何邪。了翁誦老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

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恃逆。姦詐十事。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閒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寢衰矣。

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為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功夫。恐未為盡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東坡三馬鬣。振鬣長鳴。萬馬皆暗。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曰。翁又講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間。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十七啟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為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易乾卦。一陰生為姤。二陰生為遯。陰小人象。陰至於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

人相應而君子則當避矣。故二陰生卦則為避。此沈濬道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孽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孽者。即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為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筮。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為筮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遼豫三僑。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為戲。遺世多疵。文潞公道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辨。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啟具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即不用弔慰人即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即以手狀

宋王先生壙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運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嚴公事盧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法參軍張愿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紹彭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藉籍有能。文聲先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為文字交。繼率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荆浙。先生得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楸。字勉夫。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稟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為之。清澹寡欲。刻苦嗜書。寬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為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沒。悉棄所習。不

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榜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參議陳公造為文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橐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歌鉤隱扶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騰寫親族之仕達者欲鈔本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弟子曰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為之擊節雅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頽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繫之疾坐卧未嘗廢卷易簪之如神觀不能作詩一絕投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詩中有趁著帆風使上船之句胸次夷坦可知娶葛氏能畫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德博者壽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橫山之中是為先生之宮

臨終詩

平生不學口頭禪脚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求纏裹趁著帆風使上船

宋浙西參議陳造跋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摭之博洽信
可以不朽盍讀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

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